



温暖的城 善良的人

杨晋龙

清晨，我走进菜市场，看着盘子里几卷白嫩的凉粉，对摊主说：“给我拿两卷。”小伙应声，取过塑料袋，正准备往里装，我随口问道：“新鲜吗？”小伙手停下来，有些窘迫地说：“昨天的。”

我犹豫了，小伙看出了我的心思，指着旁边的另一摊位说：“那里有今天刚进的。”旁边摊主见状，肯定地点点头，我思忖了片刻，对小伙说：“把那两卷给我装上吧。”两个摊主一下子都愣住了。我走出了菜市场，抚摸着白白的凉粉，就像抚摸一颗诚实的心。

中午，我正准备横穿马路，看见一辆公交车驶来，因我离路口还有10余米远，便停下来，想等车辆过去，我再过马路。但公交车却远远地停下来，接着另外两个车道上驶来的车也与公交车并排停在路口，我心头一热，这是在等我呀，我加快脚步，匆匆穿过马路，然后转过身来，向他们挥手致谢。车辆慢慢驶去，载着对这座城市及市民的爱心。

傍晚，我去浴池洗浴。从池中爬出，呼叫“搓背”。一号搓背员小张应声过来，轻轻把我扶到床上。一边搓一边说：“大爷，你身上油腻多，给你抹点油剂吧。”我马上警觉起来，有些反感地说：“不用。”为缓解气氛，我说：“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吧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吕梁的，刚从青岛回来。”“青岛？”我好奇地问。见我疑惑，他打开了话匣子：“10年前，我在青岛打工，积攒了50多万元，准备和女友结婚，不料父亲患了脑瘤。为给父亲治病，花光了所有积蓄，婚事也泡汤了。来太原打工，就是一边给父亲看病一边挣钱。”听着他的讲述，我哽咽无语。心存愧疚地说：“小张，给我身上涂抹油剂吧。”小张笑了笑，说：“不用了，已经搓完了。”他把我扶到淋浴间，嘱咐我：“您皮肤油性大，不要用沐浴液。”还用他的一种特殊香皂给我擦身，并说：“这种香皂清新去腻。”

从浴池出来，浑身舒爽，小张不仅擦洗了我身上的污垢，还让我触摸到了一颗暖暖的爱心。

15

奶奶的剪纸

史彦军

奶奶喜欢剪纸，她剪什么像什么，村子里的人看了，都夸赞奶奶剪得好。

当年，纸张贵，家里买不起漂亮的剪纸材料，奶奶便因地制宜，家里有什么，便利用什么。奶奶爱吃糖，从供销社买来的糖块，外面包裹着各色的糖纸，奶奶吃完糖，把糖纸的皱折捋了又捋，抚平铺展，压在炕头下面的褥子里，这些糖纸被我们脚踩、头压、屁股坐，日渐舒展，待压到直挺挺时再取出，奶奶用铁剪子“嚓嚓嚓”几剪刀，不一会儿便剪出一个活灵灵的剪画来。家里的旧报纸、旧书都是奶奶的下剪材料，但这些有字的东西，剪出来的剪画，显得杂乱无章，上面的字迹还影响剪画的整体效果，我们都不太喜欢。对于奶奶来说，最好的剪纸材料是父亲春节写春联的红纸，红纸是从供销社买来的，一大张，很长很宽，写对联的话，需要裁剪开使用，一大张红纸破开，能开出好几副的对联，同时也剩下一些不成用的边角料，奶奶便把一块块这样的边角料拾捡起来，用铁剪子剪出一个又一个火红的剪画。虽然红纸的背面泛着白色，但正面是纯正的大红，奶奶把剪出来的红艳艳的剪画张贴在门窗的玻璃上，红面向外，白面朝里，屋外便显露出一片喜人的红色，映照得人影都喜庆起来。奶奶说，贴上红剪纸，过个火红的年。

幸运的是，奶奶每年春节都能捡到许多的红纸留作剪纸。因为父亲的毛笔字写得好，村子里有一大半的人家拿来红纸让父亲写对联，但人们对对联要裁成多宽多窄都拿不准，便从供销社买

来让父亲给他们掌掌刀。父亲给他们折出个样子来，递给他们一把裁纸刀，让他们照着这个尺寸来裁剪，“嘶啦、嘶啦”一刀刀裁过去，一张张大红纸被分割成一条条对联的形状，父亲拿过裁好的空白对联，铺放在八仙桌上，挥毫泼墨写起来。每年的春节，来我家写对联的人很多，裁剪下来的红纸边角料也很多，奶奶便能捡到许多别人不要的红纸来做她的剪纸，这样的剪纸材料，对于奶奶来说，算是顶级的材料了，用纯正的红纸剪出来的东西，干净整洁，没有杂色，还红红火火地喜庆，越看越喜爱。

奶奶的剪画，大多是日常所见之物，石榴、梨子、桃子、葡萄、月季花、蝴蝶、瓢虫、小狗、小猫、男女娃娃，甚至戴草帽的猴子、吃桃子的猴子、扛耙子的猪八戒，奶奶也能剪得栩栩如生。奶奶剪的桃子有桃核，剪的石榴有石榴籽，剪出来的蝴蝶有触角有眼睛有嘴巴，甚至蝴蝶翅膀上的花纹都一剪剪细抠出来，肚腹上的条纹一道道镂空出来，看过去，仿佛是一只立体的蝴蝶般生动。

奶奶活了95岁，她一辈子剪了很多剪画，这是奶奶从小的爱好。奶奶剪纸不用笔画，拿起就剪，剪啥像啥。奶奶说，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看一眼，她都能剪出来。奶奶的剪画，我收藏了许多，放在一个书本里，厚厚的，红艳艳的，都是奶奶用最高级的材料、大红纸剪出来的。我喜欢蝴蝶，奶奶给我剪蝴蝶；我喜欢小狗，奶奶给我剪小狗；我喜欢小兔子，奶奶给我剪小兔子……如今，这些剪画全夹放我的书本里，可奶奶却不在了。

乐听蝈声

彭庆东

和老友登山时，无意中捉了一只浑身草绿色的蝈蝈，恰好家里有一只盛过礼品的小竹篮，于是放进去养了起来。没承想，这个叫声清脆的小家伙竟然带来了很多乐趣。

对这个小家伙的到来，全家人每天抢着喂它黄瓜丝、胡萝卜丝等吃的。而小家伙也来者不拒，还很领情，每天吃饱后都还以清脆的叫声，让我们在楼房里，享受着乡村田园的恬雅之美。

清晨，数它醒得最早。为了不影响家人及邻居睡觉，我把它提到阳台上，并关严了阳台门窗，尽量让它叫声不外传。

一天早上，我发现悬挂在阳台竹篮里的蝈蝈不见了，觉得很奇怪：竹篮好好的，蝈蝈怎么就没有了呢？经过仔细检查，发现是老伴喂完它后，竹篮盖上的一根竹棍没有插牢，那个机灵的小家伙从没有插牢的竹棍下方逃跑了。蝈蝈跑了，虽说还在阳台上，但花盆花架等杂物众多，不

易挪动，区区一只蝈蝈躲藏在三平方米阳台上的犄角旮旯里，也难找啊！无奈，我只好时不时地步入阳台听听有没有它的叫声，由此判断它在哪儿。可等了一白天也没有一个响声。到了夜晚，我仍蹲在阳台上等叫声。也许是它饿了，终于在一个大花盆的后面叫了起来，我找了个镊子，打亮手电筒轻轻地夹住了它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我把它重新放回竹篮子里，确认盖口的竹棍插牢后，才取来菜叶喂它。小家伙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。

蝈蝈的饲养也有技术。女儿告诉我：“除喂食外还要喂水，因为家养的蝈蝈喝不到露水，所以时间久了大多数会渴死。”于是，我找来一个没有针头的注射器，抽满水后一点点地向蝈蝈面部呲去。小家伙突然被水呲，它不但不惊恐，反而贪婪地吸水喝。老伴说：“只知道蝈蝈爱吃大葱和倭瓜花，不知道它还喝水呢！”

有意思的是，我居然发现小

在我的记忆中，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我的家乡，晋阳湖畔，一个水多、草多、蚊子也多的村庄中，村民们防蚊的设施，仍是门上的竹帘和窗上的冷布，即窗纱。冷布尚好，竹帘却因其缝隙宽，蚊子只要足够有耐心，就可找个缝钻进屋来。而且，由于人进出屋内时，须屡屡将竹帘掀起，蚊子更可乘机而入。因此，每到夏季蚊子“滚蛋蛋（土话，形容蚊子多）”时，闯进屋内的蚊子，仍不在少数。

记得当时临睡前，必须将窗纸上、墙壁上细细检查一遍。以发现蚊子踪迹后将其消灭。就这，睡梦中被耳边的“嗡嗡”声吵醒，或被某处裸露皮肤突然的痛痒唤醒，几乎每夜都不可避免。

家里挂上蚊帐，已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了。我们家的第一顶蚊帐，是纱线的，挺稀松，略呈长方体。购回后，在床

忆蚊帐

郝妙海

的四个角用铁丝绑了4根竹竿，将其撑了起来。拖下来的帐边，有三面压到了床垫下。进出人的那一面，中间重叠了约有一尺宽的两半。白天，用系于“门”两侧竹竿顶子上的铁丝钩钩住斜着掀开，晚上入睡前放下来并掩严实。自从用上蚊帐以后，晚上睡觉就踏实多了。因为，有了如此严密的防护，再狡猾的蚊子也只能在帐外“嗡嗡”，很少能钻进来了。即便有一两只神通广大的溜了进来，由于空间有限，而纱帐雪白，只要电灯一亮，它便无可遁形，很容易就被拍杀了。

我搬过一次家。搬入新居后，家中又换了一顶高档些的化纤蚊帐。此帐自带了塑料支架，组装撑好后安置在床上即可。蚊帐周边顶部还有一圈绣花花饰，十分漂亮。而进出的“门”，上了拉链，使用起来方便多了。不过，家中挂蚊帐的日子，也就持续了不到20年。后来，我们住进了高层，加上周边环境的不断改造，受蚊子侵扰明显少了。同时，防蚊灭蚊也有了科技含量更高的蚊帐替代品。如今，家中备一支电蚊香，一夏一秋便可确保安睡无忧了。蚊帐，从那时便退出了我家的历史舞台。



(资料图)

家伙还会闻味道。一天午饭后，我把吃剩的骨头顺手放在蝈蝈篮子旁边的垃圾筐里。放了几块后，见那小家伙在竹篮里转圈，并不时地呲着大板牙好像在找吃的。见此情景，我便把一小块肉丝塞给它。没想到它一下子就用两个前爪抱着肉丝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了。

在我们家人的精心喂养下，蝈蝈身体健壮，叫声清脆欢快，每天都会给我带来一副“悠然东篱下”的怡情。